

川端康成

目 次

千只鹤	叶渭渠译(1)
山音	叶渭渠译(115)
湖	唐月梅译(359)
睡美人	叶渭渠译(463)

千 只 鹤

(1949—1950)

叶 渭 渠 译

千 只 鹤

菊治踏入镰仓圆觉寺院内，对于是否去参加茶会还在踌躇不决。时间已经晚了。

“栗本近子之会”每次在圆觉寺深院的茶室里举办茶会的时候，菊治照例收到请帖，可是自从父亲辞世后，他一次也不曾去过。因为他觉得给他发请帖，只不过是一种顾及亡父情面的礼节而已，实在不屑一顾。

然而，这回的请帖上却附加了一句：切盼莅临；见见我的一个女弟子。

读了请帖，菊治想起了近子的那块痣。

菊治记得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吧。父亲带他到了近子家，近子正在茶室里敞开胸脯，用小剪子剪去痣上的毛。痣长在左乳房上，占了半边面积，直扩展到心窝处。有掌心那么大。那黑紫色的痣上长着毛，近子用剪子把它剪掉了。

“哟！少爷也一道来了？”

近子吃了一惊，本想把衣襟合上。可是，也许她觉着慌张地掩藏反而不好意思，便稍转过身去，慢慢地把衣襟掖进腰带里。

她之所以吃惊，大概不是因为看到菊治父亲，而是看到菊治才慌了神的吧。女佣到正门去接应，并且通报过了，近子自然知道是菊治的父亲来了。

父亲没有直接走进茶室，而是坐在贴邻的房间里。这里是客厅，现在成了学习茶道的教室。

父亲一边观赏壁龛里的挂轴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：

“给我来碗茶吧。”

“哎。”

近子应了一声，却没有立即站起身来。

近子那些像男人胡子般的毛，掉落在放在她自己膝上的报纸上。菊治全都看在眼里。

大白天，老鼠竟在天花板上跑来跑去。靠近廊子处，桃花已经绽开。

近子尽管坐在炉边烧茶，神态还是有点茫然。

此后过了十天，菊治听见母亲对父亲像要揭开惊人的秘密似的说，近子只因为胸脯上长了块痣才没有结婚。母亲以为父亲不知晓。母亲似是很同情近子，脸上露出了怜悯的样子。

“哦，哦。”

父亲半带惊讶似的随声附和，却说：

“不过，让丈夫看见了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只要婚前取得谅解就好嘛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的呀。可是，胸脯上有块大痣的事，女人家哪能说得出口。”

“可她已经不是小姑娘啦。”

“毕竟难以启齿呀。就算婚后才发现，在男人来说，也许会一笑了之。可是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她让你看那块痣了？”

“哪能呢。净说傻话。”

“只是说说而已吗？”

“今天她来茶道教室的时候，闲聊了一阵子……终于才坦白

了出来。”

父亲沉默不语。

“就算结了婚，男方又会怎样呢。”

“也许会讨厌，会感到不舒服吧。不过也很难说，说不定这种秘密会变成一种乐趣，一种魅惑呐。也许这个短处还会引出别的长处来呢。实际上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。”

“我也安慰她说这不是毛病，可是她说，问题是这块痣长在乳房上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她觉得，一想到生孩子要喂奶，这似是她最感痛苦的事。就算丈夫认可，为了孩子也……”

“这是说因为有块痣奶水就出不来吗？”

“不是……她说，孩子吃奶时，让孩子看见，她会感到痛苦。我倒没想到这一层。不过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当事人不免会有各种想法的啊！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喂奶，睁眼能看东西的头一眼，就看见母亲奶上这块丑陋的痣。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、对母亲的第一印象，就是乳房上的丑陋的痣——它会深刻地缠住孩子一生的啊！”

“唔。不过，她也过虑了，何苦呢。”

“说的是呀，给孩子喂牛奶，或请个奶妈不也可以吗。”

“乳房只要出奶，长块痣也无大碍嘛。”

“不，那可不行。我听她说那番话以后，泪水都淌出来啦。心想，有道理啊！就说咱家的菊治吧，我也不愿意让他噉有块痣的奶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菊治对佯装不知的父亲感到义愤。菊治都看见近子的痣了，父亲竟无视他，他对这样的父亲也感到厌恶。

然而，事隔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，菊治回顾当年父亲也一定很尴尬吧。于是他不由得露出了苦笑。

另外，菊治十几岁的时候，不时想起母亲的话：担心另有吃了长块痣的奶的异母弟妹。这使菊治感到不安，有些害怕。

菊治不仅害怕别处有自己的异母兄弟，更害怕有这种孩子。他不由得想象着孩子吃了那大块痣上长毛的奶，总抱有一种对恶魔的恐惧感似的。

幸亏近子没有生孩子。往坏里猜，也许是父亲没让她或不想让她生孩子，而借口向她吹风说，痣和婴儿的事使母亲流了泪。总之，父亲生前死后，都没有出现过近子的孩子。

菊治和父亲一起看见了那块痣后不久，大概近子琢磨着得赶在菊治告诉他母亲之前先下手为强，就前来向他母亲坦率地说出了这桩事。

近子一直没有结婚，莫非还是那块痣支配了她的生涯吗？

不过，有点奇怪，那块痣给菊治留下的印象也没有消逝，很难说不会在某个地方同他的命运邂逅。

当菊治看到近子想借茶会的机会，让他看看某小姐的请帖附言时，那块痣又在菊治眼前浮现，就蓦地想道：近子介绍的，会是个毫无瑕疵的玉肌洁肤的小姐吗？

菊治还曾这样胡思乱想：难道父亲偶尔也不曾用手指去捏过长在近子胸脯上的那块痣？也许父亲甚至还咬过那块痣呢。

如今菊治走在寺院山中小鸟啁啾鸣啭的庭院里，那种胡思乱想还掠过了他的脑际。

不过，近子自从被菊治看到那块痣两三年后，不知怎的竟男性化，现在则整个变成中性，实在有点蹊跷。

今天的茶席上，近子也在施展着她那麻利的本事吧。不过，也许那长着痣的乳房，已经干瘪了。菊治意识过来，松了口气，

刚要发笑，这时候，两位小姐从后面急匆匆地赶了上来。

菊治驻足让路，并探询道：

“请问，栗本女士的茶会是顺着这条路往里走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两位小姐同时回答。

菊治不用问路也是知道的，再说就凭小姐们这身和服装扮，也可以判断她们是去参加茶会的。不过，他是为了使自已明确要赴茶会才这样探询的。

那位小姐手拿一个用粉红色皱绸包袱皮包裹的小包，上面绘有洁白的千只鹤，美极了。

二

两位小姐走进茶室前，在换上布袜时，菊治也来到了。

菊治从小姐身后瞥了一下内里，房间面积约莫八铺席，人们几乎是膝盖挤着膝盖并排坐着。似乎净是些身着华丽和服的人。

近子眼快，一眼就瞅见菊治，蓦地站起身走了过来。

“哟，请进。稀客。欢迎光临。请从那边上来，没关系的。”

近子说着指了指靠近壁龛这边的拉门。

菊治觉着茶室里的女客们都回过头来了，他脸红着说：

“净是女客吗？”

“对，男客也来过，不过都走了。你是万绿丛中一点红。”

“不是红。”

“没问题，菊治有资格称红呀。”

菊治挥了挥手，示意要绕到另一个门口进去。

小姐把穿了一路的布袜，包在千只鹤包袱皮里，尔后彬彬有

礼地站在一旁，让菊治先走。

菊治走进了贴邻的房间，只见房间里散乱地放着诸如点心盒子、搬来的茶具箱、客人的东西等。女佣正在里首的洗茶具房里洗洗涮涮。

近子走了进来，像下跪似的跪坐在菊治面前，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小姐还可以吧。”

“你是指拿着千只鹤包袱皮的那位吗？”

“包袱皮？我不知道什么包袱皮。我是说刚才站在那里的这位标致的小姐呀。她是稻村先生的千金。”

菊治暧昧地点了点头。

“包袱皮什么的，你竟然连人家古怪的东西都注意到了，我可不能大意啰。我还以为你们是一起来的，正暗自佩服你筹划的本事呐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

“在来的路上碰上，那是有缘嘛。再说令尊也认识稻村先生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“她家早先是横滨的生丝商。今天的事，我没跟她说，你放心地好好端详吧。”

近子的嗓门不小，菊治担心仅隔一隔扇的茶室里的人是否都听见，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近子突然把脸凑了过来：

“不过，事情有点麻烦。”

她压低了嗓门：

“太田夫人来了，她女儿也一起来了。”

她一边对菊治察言观色，一边又说：

“今天我可没有请她……不过这种茶会，任何过路人都可以来，刚才就有两批美国人来过。很抱歉，太田夫人听说就来了，

无可奈何呀。不过，你的事她当然不晓得。”

“今天的事，我也……”

菊治本想说自己压根没有打算来相亲，可是没说出口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“尴尬的是太田夫人，菊治只当若无其事就行。”

菊治对近子的这种说法也非常生气。

看样子栗本近子同父母的交往并不深，时间也短。父亲辞世前，近子总以一个随便的女人的姿态，不断出入菊治家。不仅在茶会上，而且来做常客时也下厨房干活。

自从近子整个男性化后，母亲似乎觉得事已至此，妒忌之类的事未免令人哭笑不得，显得十分滑稽。菊治母亲后来肯定已经察觉，菊治父亲看过近子的那块痣。不过，这时早已是事过境迁，近子也爽朗而若无其事似的，总站在母亲的后面。

菊治不知不觉间对待近子也随便起来，在不时任性顶撞她的过程中，幼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嫌恶感也淡薄了。

近子之男性化，以及成为菊治家方便的帮工，也许符合于她的生活方式。

近子仰仗菊治家，作为茶道师傅，已小有名气。

父亲辞世后，菊治想到近子不过是同父亲有过一段无常的交往，就把自己的女人天性扼杀殆尽，对她甚至涌起一丝淡淡的同情。

母亲之所以不那么仇视近子，也是因为受到了太田夫人问题的牵制。

自从茶友太田去世后，菊治的父亲负责处理太田留下的茶道具，遂同他的遗孀接近了。

最早把此事报告菊治母亲的就是近子。

当然，近子是站在菊治母亲一边进行活动的，甚至做得太过

分了。近子尾随菊治父亲，还屡次三番地前往遗孀家警告人家，活像她自身的妒火发生了井喷似的。

菊治母亲天生腼腆，对近子这种捕风捉影般的好管闲事，毋宁说反而被吓住，生怕家丑外扬。

菊治即使在场，近子也向菊治母亲数落起太田夫人来。菊治母亲一不愿意听，近子竟说让菊治听听也好。

“上回我去她家时，狠狠地训斥她一顿，大概是被她孩子偷听了，忽然听见贴邻的房间里传来了抽泣声，不是吗。”

“是她的女儿吧？”

母亲说着皱起了眉头。

“对。据说十二岁了。太田夫人也明智。我还以为她会去责备女儿，谁知她竟蓦地站起身到隔壁去把孩子抱了过来，搂在膝上，跪坐在我面前，母女俩一起哭给我看呐。”

“那孩子太可怜了，不是吗。”

“所以说，也可以把孩子当作出气的工具嘛。因为那孩子对她母亲的事，全都清楚。不过，姑娘长个小圆脸，倒是蛮可爱的。”

近子边说边望了望菊治。

“我们菊治少爷，要是能对父亲说上几句就好啦。”

“请你少些挑拨离间。”

母亲到底还是规劝了她。

“太太总爱把委屈往肚子里咽，这可不行。咬咬牙把它全都吐露出来才好呀。太太您这么瘦，可人家却光润丰盈。她尽管机智不足，却以为只要温顺地哭上一场，就能解决问题……首先，她那故去的丈夫的照片，还原封不动耀眼地装饰在接待您家先生的客厅里。您家先生也真能沉得住气呀。”

当年被近子那样数落过的太田夫人，在菊治的父亲死后，甚

至还带着女儿来参加近子的茶会。

菊治仿佛受到某种冰冷的东西狠击了一下。

纵令像近子所说，她今天并没有邀请太田夫人来，不过，令菊治感到意外的，就是近子同太田夫人在父亲死后可能还有交往。也许甚至是她让女儿来向近子学习茶道的。

“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让太田夫人先回去吧。”

近子说着望了望菊治的眼睛。

“我倒无所谓，如果对方要回去，随便好了。”

“如果她是那样明智，何致于令尊令堂烦恼呢。”

“不过，那位小姐不是一道来的吗？”

菊治没见过太田遗孀的女儿。

菊治觉得在与太田夫人同席上，和那位手拿千只鹤包袱的小姐相见不合适。再说，他尤其不愿意在这里初次会见太田小姐。

可是，近子的话声仿佛总在菊治的耳旁萦回，刺激着他的神经。

“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想逃也不成。”

菊治说着站起身来。

他从靠近壁龛这边踏入茶室，在进门处的上座坐了下来。

近子紧跟其后进来。

“这位是三谷少爷，三谷先生的公子。”

近子郑重其事地将菊治介绍给大家。

菊治再次向大家重新施了一个礼，一抬起头时，把小姐们都清楚地看在眼里。

菊治似乎有点紧张。他满目飞扬着和服的鲜艳色彩，起初无法分清谁是谁。

待到菊治定下心来，这才发现太田夫人就坐在正对面。

“啊！”夫人说了一声。

在座的人都听见了，那声音是多么纯朴而亲切。

夫人接着说：“多日不见了，久违了。”

于是她轻轻地拽了拽身旁女儿的袖口，示意她快打招呼。小姐显得有些困惑，脸上飞起一片红潮，低头施礼。

菊治感到十分意外。夫人的态度没有丝毫敌视或恶意。倒显得着实亲切。同菊治的不期而遇，似乎令夫人格外高兴。看来她简直忘却了自己在满座中的身份。

小姐一直低着头。

待到意识过来的时候，夫人的脸颊也不觉染红了。她望着菊治，目光里仿佛带着要来到菊治身边倾吐衷肠的情意。

“您依然搞茶道吗？”

“不，我向来不搞。”

“是吗，可府上是茶道世家啊！”

夫人似乎感伤起来，眼睛湿润了。

菊治自从举行父亲葬礼之后，就没见过太田的遗孀。

她同四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
她那白皙的修长脖颈，和那与之不相称的圆匀肩膀，依然如旧时。体态比年龄显得年轻。鼻子和嘴巴比眼睛显得小巧玲珑。仔细端详，那小鼻子模样别致，招人喜欢。说话的时候，偶尔显出反咬合的样子。

小姐继承了母亲的基因，也是修长的脖子和圆圆的肩膀。嘴巴比她母亲大些，一直紧闭着。同女儿的嘴两相比较，母亲的嘴唇似乎小得有点滑稽。

小姐那双黑眼珠比母亲的大，她的眼睛似乎带着几分哀愁。近子看了看炉里的炭火，说：

“稻村小姐，给三谷先生沏上一碗茶好吗？你还没点茶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拿着千只鹤包袱的小姐应了一声，就站起身走了过去。

菊治知道，这位小姐坐在太田夫人的近旁。

但是，菊治看到太田夫人和太田小姐后，就避免把目光投向稻村小姐。

近子让稻村小姐点茶，也许是为了让菊治看看稻村小姐吧。

稻村小姐跪坐在茶水锅前，回过头来问近子：

“用哪种茶碗？”

“是啊，用那只织部^①茶碗合适吧。”近子说，“因为那只茶碗是三谷少爷的父亲爱用的，还是他送给我的呢。”

放在稻村小姐面前的这只茶碗，菊治仿佛也曾见过。虽说父亲肯定使用过，不过那是父亲从太田遗孀那里转承下来的。

已故丈夫喜爱的遗物，从菊治的父亲那里又转到近子手里，此刻又这样地出现在茶席上，太田夫人不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呢。

菊治对近子的满不在乎，感到震惊。

要说满不在乎，太田夫人又何尝不是相当满不在乎呢。

与中年妇女过去所经历的紊乱纠葛相比，菊治感到这位点茶的小姐的纯洁实在的美。

三

近子想让菊治瞧瞧手里拿着千只鹤包袱的小姐。大概小姐本人不知道她的这番意图吧。

毫不怯场的小姐点好了茶，亲自端到菊治面前。

菊治喝完茶，欣赏了一下茶碗。这是一只黑色的织部茶碗，正面的白釉处还是用黑釉描绘了嫩蕨菜的图案。

① 桃山时代(1573—1600)在美浓地方由古田织部指导所烧制的陶器茶碗。

“见过吧。”

近子迎面说了句。

“可能见过吧。”

菊治暧昧地应了一声，把茶碗放了下来。

“这蕨菜的嫩芽，很能映出山村的情趣，是适合早春使用的好茶碗，令尊也曾使用过。从季节上说，这个时候拿出来用，虽然晚了点儿，不过用它来给菊治少爷献茶正合适。”

“不，对这只茶碗来说，家父曾短暂地持有过它，算得了什么呢。可不是吗，这只传世的茶碗是从桃山时代的利休传下来的吧。这是经历几百年的众多茶人珍惜地传承了下来的，所以家父恐怕还数不上。”菊治说。

菊治试图忘掉这只茶碗的来历。

这只茶碗由太田先生传给他的遗孀，再从太田遗孀那里转到菊治的父亲手里，又由菊治的父亲转给了近子，而太田和菊治的父亲这两个男人都已去世，相对之下，两个女人却在这里。仅就这点来说，这只茶碗的命运也够蹊跷的了。

如今，这只古老的茶碗，在这里又被太田的遗孀、太田小姐、近子、稻村小姐，以及其他小姐们用唇接触，用手抚摸。

“我也要用这只茶碗喝一碗。因为刚才用的是别的茶碗。”

太田夫人有点唐突地说。

菊治又是一惊。不知她是在冒傻气呢，还是厚脸皮。

菊治觉得一直低着头的太田小姐怪可怜的，不忍心看她。

稻村小姐为太田夫人再次点茶。全场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。不过，这位小姐大概不晓得这只黑色织部茶碗的因缘吧。她只顾按照学来的规范动作而已。

她那纯朴的点茶做派，没有丝毫毛病。从胸部到膝部的姿势都非常正确，可以领略到她的高雅气度。

嫩叶的影子投在小姐身后的纸拉门上，使人感到她那艳丽的长袖和服的肩部和袖兜隐约反射出柔光。那头秀发也非常亮丽。

作为茶室来说，这房间当然太亮了些，然而它却能映衬出小姐的青春光彩。少女般的小红绸巾也不使人感到平庸，反倒给人有一种水灵灵的感觉。小姐的手恍若朵朵绽开的红花。

小姐的周边，仿佛有又白又小的千只鹤在翩翩飞舞。

太田遗孀把织部茶碗托在掌心上，说道：

“这黑碗衬着绿茶，就像春天萌发的翠绿啊！”

她到底没有说出这只茶碗曾是她丈夫所有物。

接着，近子只是形式上出示并介绍了一下茶具。小姐们不了解茶具的由来，只顾听她的介绍。

水罐和小茶勺、柄勺，先前都是菊治父亲的东西，但是近子和菊治都没说出来。

菊治望着小姐们起身告辞回家，刚坐了下来，太田夫人就挨近来说道：

“刚才失礼了。你可能生气了吧，不过我一见到你，首先就感到很亲切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长得仪表堂堂嘛。”

夫人的眼里仿佛噙着泪珠。

“啊，对了，令堂也……本想去参加葬礼来着，却终于没有去成。”

菊治露出不悦的神色。

“令尊令堂相继辞世……很寂寞吧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还不回家吗？”